

## ❤️至爱亲朋

## 岳父的剃头刀

□袁有生

一拉开抽屉,就看见岳父生前常用的那把闪闪发光的剃头刀,我的心揪得疼,泪眼中浮现出岳父大人的音容笑貌。

岳父勤劳朴实,自幼耕读,四个子女的庄稼都是他辛苦操劳,帮忙耕种。他还酷爱厨艺和编织,剃头刮脸更是他的拿手好戏。他性情直爽,喜爱交友,见了巷里人,亲得就像一家人一样。邻里来家串门,他常常是拉住人,非让人吃了饭再走,总是念叨着别人的恩情和好处。

岳父三十多岁就义务给巷里人剃头刮脸。那时,庄稼户手头都不宽裕,趁着好天气,就在饲养室的大片子锅里洗一洗头发,蹲在井台上,相互帮忙剃光头。小孩子家比较讲究,岳父就给他留下后辮和刘海,打扮得俊俏漂亮。

岳父生性聪慧,磨镰、磨剪子、磨剃头刀是全巷叫得上的好把式。他剃头不疼不痒,温柔自然,舒服爽快,我碰见好多年长的叔伯躺在岳父的躺椅上,刮着刮着脸,就呼呼地睡着了。在我们南巷,剃头刮脸这活真是非他不可,尤其是刚满月的宝宝要剃“出窝头”,全村人都知道我岳父剃得好,再忙再远都要找他来剃。他对老的小的、邻村的外巷的都是有求必应,“永久”车一推,挂上理发工具,就前去帮人剃头、刮脸。有的人心里实在过意不去,剃完头后,硬是塞一些油

饼或馄饨馍,表达谢意。

更让人感动的是村上好多老年人久病卧床,已故之后头发还没剃,一听到这消息,岳父就赶忙扔下手里的农活,一路小跑,先去给老人剃头刮脸,然后帮忙穿好寿衣,收殓入棺。从打墓到送葬,他没黑没明一干就是七天,从不计较苦活脏活,更不需要任何报酬。因此,岳父落下了满村的好人缘。

岳父到了晚年,同龄人一个个都走了,想找个会剃头的人实在困难。村里又没有理发馆,岳父的头发长了,我就发愁该到哪里去剃?于是,我只能用摩托车载着岳父,到徐村一个家庭理发馆去剃。回来时天起小雨,加之翻沟越岭道路泥泞,差点儿连人带车翻到沟里,思来想去决定下次剃头还是自己动手。在岳父的指点和鼓励下,我大胆地拿起了剃头刀,左瞧瞧,右看看,手颤心跳,就是不敢下手,只怕割破头皮。就在刮胡须时,由于老年人皱纹太深,一不留神在岳父脸上划下一条血口子,染红了嘴角。妻子在一旁惊叫,我尴尬地站在那儿,可岳父不慌不忙地捡起胸前的短头发粘住伤口,还不住地安慰我:“没事,不妨事。”我虽然手心冒汗,但还是耐着性子刮呀刮,总算完成了任务。后来,大姐和小姨子也都学会了给岳父剃头刮脸,我们几个争着抢着比赛手艺,交流体会,还真叫心里暖融融、甜丝丝的。

2014年,岳母去世后,我心情非常沉痛,看见低头不语、忧心忡忡的岳父又黑又瘦,头发又长又白,满脸胡须和乌黑的老年斑。我便端上一盆热水要给他剃头,他像一只受伤的小鸟一样哀愁。当我剃下第一刀时,双眼就模糊了,心中如打翻了五味瓶似的。我想,以后谁和他相依为伴,谁陪他夜夜说话到天明,头疼脑热、冬棉夏单谁来照料。看见岳父孤单可怜的模样,我不能自己,鼻子发酸,不由失声痛哭。

眼前的岳父,四十年来风雨无阻地帮我春种秋收,帮我打墙盖厦,跑前跑后,时时刻刻照看着这个家。为了支持我和妻子的工作,他斩刺割草、喂羊挤奶,贴身照看三个外孙到六岁才离开。他常常骑着自行车,风尘仆仆三十多里路,载着红薯、南瓜、萝卜、苦苣,大清早就徘徊在我们单位大门前。爱人外出开会学习,有时一走就是三个月,他给孩子们洗衣做饭,接送上学,陪做作业到深夜。逢集上会,我和爱人给岳父一点零花钱,他从来都舍不得花。给他买些点心,他都藏起来奖赏和鼓励孙辈们好好学习。

岳父待人真心实意,孝顺爷爷,是有名的大孝子。为了子女们上学读书,他和岳母起早贪黑,喂猪养羊,图的就是多挣工分。爱人在裴庄中学上学时,为了十二元的学费,岳父卖猪娃、卖鸡

蛋,入东家进西家满巷里凑钱。他到塔儿山当民工搬石头,口边肚攒,百十里路捎回五个洋面馍。接到远方捎回来的洋面馍,大姐和妻子都不由得泪流满面。

今天,这把剃头刀再再现眼前,虽已物是人非,但它在我心里,是一封永远读不完的家书,是一盏照我前行的明灯。它闪烁着岳父助人为乐、先人后己的优秀品质,也代表着我们父子一场的不了情缘。



## ❤️暖心家事

## 爷爷挑水岁月



□赵朝凯

在悠悠岁月中,总有一些物件充当着记忆的载体,默默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深情,成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符号。在我成长的岁月里,爷爷的那对大水桶便是其中之一。它们不仅仅是工具,更是艰苦生活中的家庭情感纽带,是乡愁与敬仰的凝聚。

一般水桶能容纳30斤水,可爷爷的水桶却比普通的水桶大了许多,至少能容纳50斤水。小时候,家里人口众多,吃水要到深深的沟中,去挑取泉水。往往夜色尚浓,星辰仍在天边闪烁,爷爷就挑起那分量极重的水桶,迈着坚实的步伐朝沟里走去。

在狭窄又坎坷的山路上,爷爷挑着满满的两桶山泉水,在凉风的轻拂下,沉稳地缓缓前行,桶里的水平稳如初,没有丝毫溅出和外流。沉重的水桶让扁担弯曲,但压不垮爷爷坚挺的脊背。在我的记忆里,爷爷挑水的身影是那么高大,他仿佛一个不知疲倦的巨人,凭借着自身的力量,为家人开辟出生活的源泉。

往返路程有十多里,爷爷每天都会数次往返。我们这些孩子在睡梦中毫无察觉,待到清晨醒来,常惊讶地发现家中偌大的水瓮早已被水填满。那甜甜清澈的水似乎带着爷爷的关怀和辛劳,默默地滋养着一家人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,村里修筑了高灌井,即便水源近了,爷爷依旧每日挑起那对水桶,他的步伐并未因时代的进步而放缓。再后来,自来水通到了家门口,那对水桶逐渐被置于角落,被尘埃覆盖,似乎告别了它们的历史使命。

然而,2006年的一场意外,打破了这份平和与安逸。村里的水井出现故障,自来水也随之停了,村民们再次陷入无水可用的困境。众人纷纷前往邻村拉水、挑水,维持着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需求。

爷爷和奶奶彼时仍住在村里,看着家中水瓮里的水逐渐减少,爷爷心急起来,脑海中又浮现出那对

熟悉的水桶。他本想扛起扁担去挑水,可已然80岁高龄的他,终究力不从心了。

得知此事后,我急忙从县城驱车把水送回村里。走进院子,只见爷爷坐在那儿,慢慢地抚摸着手中的扁担和水桶,不停感慨岁月的无情。等到水瓮重新被装满,爷爷紧皱的眉头这才舒展开来,脸上也露出了宽慰的笑容。

那两个水桶,见证了乡村生活的变迁。从往昔艰难的取水岁月到如今便捷的自来水时代,它们仿佛一位沉默的讲述者,诉说着乡村的发展与进步。那两个大桶,也承载了爷爷的辛勤劳作和对家人的无私奉献。每一滴水都蕴含着爷爷为让家人过上好日子,而付出的努力。

它们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底,成为童年回忆中难以磨灭的一部分。每当看到水龙头里汩汩流淌的清水,我都会想起爷爷和他的水桶,想起那段艰辛却充满温情的时光。爷爷用他的辛勤劳动,为我们撑起了一个家,让我们在艰难的岁月里依然能感受到爱的力量。

如今,生活条件好了,爷爷也离开我们多年,但那两个大桶和爷爷挑水的身影,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。每当拧开水龙头,看到清澈的水流,我便会想起爷爷和他的水桶,以及那段充满温情的岁月。

## 👁️家庭镜头

## 父亲爱和我聊天

□熊燕

“闺女,听说你们单位来了一个新同事?”父亲浇完花,戴上老花镜,拿起一张报纸,侧过头问我。“嗯。”我一边刷短视频,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。

“他是哪里人?”父亲问。

“四川人。”

“四川人呀,他说话你们听得懂不?你们说他听得懂不?”父亲刨根问底。

“大家都说普通话,有什么听不懂的?”我眉头轻皱,挺不耐烦。

“哦哦,也是。”父亲“嘿嘿”两声,打开那张不知看了多少遍的报纸,悄悄从眼镜片上面瞧我,连报纸拿倒了都没发现。

我的心猛地一颤。我自小和母亲亲近,每次回家都是和母亲聊天,父亲则在一旁乐呵呵地倾听。现在母亲不在了,父亲再也见不到我们母女笑语盈盈话家常的场景了。他落寞又孤寂,我每次回家他都格外欢喜,没话找话,想和我多说几句。

我觉得挺对不住父亲,一个月才回家一次。作为父亲从小疼爱的女儿,让他开心是为子女的责任。

“这个同事挺逗的,那天,他看我倒车,倒了很久……”父亲见我打开话题,马上放下报纸,笑意从眼底溢出。

“他便让我下车,要帮我倒车……”我接着描述,“谁知,他的技术比我还差,差一点就刮到旁边的车。他却一脸镇定地说:‘看到没?如果这样倒车,很容易刮到别的车。’”

“哈哈……”父亲笑得开怀。

那个上午,我一直和父亲聊天,虽然聊的都是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小事,可是,父亲听得津津有味,满脸慈爱。

“哎呀,都快11点了,该做饭了。”父亲带着一种满足的神情站起身来,我发现他眼里闪着光,我也站起身,跟着父亲进了厨房,一边择菜,一边和父亲有说有笑地接着聊。(《今晚报》)